

第十課：「通傳神聖的言語」之（4a）「言語與神聖」

（這是聽夏其龍神父網上講學視頻後所記錄的筆記）

《前言》

我們曾經討論過「凡俗與神聖」（第一個主題），然後是「空間與神聖」（第二個主題），及「時間與神聖」（第三個主題）。討論了「時間」、「空間」之後，我們帶出了「自我」這個問題。「自我」有「本我」、「超我」，亦有「夢想」。而且我們這個「自我」要面對死亡，不過同時都面對永恆。今堂我們進一步討論的就是「言語」，那是同聲音有關的。但是同聲音又不相同的，因為它將人類與動物區分出來。小孩子一出世就已經有種溝通得本能，去找一些工具去表達自己。初生嬰兒喊叫三聲，夏神父想那「三聲」哭啼是嬰兒表達的一個方法。但是，嬰兒好快就會發展出一個語言的技能，亦都吸收了語法的邏輯。那麼，究竟這樣的能力是否與生俱來的呢？包括他們懂得說話、去理解、去判斷，及可以去表達。其能力也包括了知道善惡、真假、是非；亦都基於這樣的瞭解，人類可以構成一個社會，從而互相信任、互相幫助這個社會。所有這些東西究竟是怎樣來的呢？以及人類之間又有沒有一個整體共通的語法呢？「非宗教人」和「宗教人」之間是有好大區別的。「非宗教人」就覺得這些是好自然的，與神聖沒有關係。但是「宗教人」尤其是基督徒就覺得這些是有「目的」之安排，而且這個最後的目的就是「基督降生成人」。祂帶給了我們一個好寶貴的訊息，祂就是神的兒子來到這個世界上，為了能夠帶領我們返回天國。這個就是今堂我們為何揀選這個「語言」的主題去討論的原因。神父知道大家都好辛苦去理解「時間」、「空間」這些如此抽象的東西，而今堂的主題就比較實在些。不過，這個亦都是我們最後一個較困難的討論問題，過了這個問題之後，我們就可以好暢順地去到這個課程第一部份的結束。

本課堂主題：是「言語與神聖」

本課堂目的：

- 理解「言語」
- 理解「上主的話」
- 理解「降生的聖言」

本課堂內容：

- 言語
- 上主的話
- 降生的聖言
- 題外話

中國有關「言」的文字表述

夏神父首先找了中國文化裡面出現的一些成語、一些有關「言」的講法。



甲骨文說，「言」就是個口把舌頭伸出來。神父分開了幾種與「言」有關的動作、怎樣說、怎樣的說話。四字成語有「言」字在第一個字、「言」字在第二個字、「言」字在第三個字，及「言」字在第四個字。所以中國的語文是好豐富的，可以在裏面看到好多東西。其中「立言」：我們曾經講過「三不朽」中有「立言」。「言不由衷」：如果大家看過那個關於末代皇帝溥儀的視頻，他的老師就曾經同他講過一句好好的說話：如果你不能夠講到「言中之意」的話，那亦都不會講得出「意中之言」，即是說你講不到你想講得東西，「言不由衷」。「言外之音」：我們看到朱光潛亦都提到，那個說話好多是有說話以外的意思，那就是「言外之音」。「不言而喻」：神父講解「不言」，正如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意思是你講出來就不是；你不講的，就反而是。「得意忘言」：就如陶淵明那個，我都不用說了，身處這樣的環境當中，大家都理解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僧肇有種講法，就是名與實不同；「物不即名而就實，名不即物而履真」。稍後，我們都會分享一下那些中國傳統裏面有關的說法。

《言語》

《言語》的部份，夏神父找了十七個人來同大家一齊討論：分別是「言語的研究」，「言語的表達」，「道中道」。在「言語的研究」當中，喬姆斯基就等於好似霍金在研究時間一樣，可以說是個語言學的大師來的。

喬姆斯基 Noam Chomsky (1928-)

他認為語言研究是對心靈和思想本質的探究。他本身好推廣那個「通用語法」，但是他亦都講解了對言語的研究。曾經有一段時間，即是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差不多 100 年的時間，由於 19 世紀末的經驗主義、行為主義、操作主義等學說影響下所發展的「音變法則」去研究語言，尤其是學習語言，認為只要重複訓練，就可以獲得那個語言，這個就是他反對理性主義傳統的先驗概念。該「音變法則」為語言音系誇時間變化的規則。但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他自己亦都重新出現並發展了「生成語法」，復興了被遺忘的傳統的概念為先對語言的表達。所謂「生成語法」是一個 20 世紀 50 年代開始發展出來有關語言的表達形式和意義的理論，涉及人類思維的「語言能力」。該理論聲稱人類語言擁有共有的原則和元素的框架，即「通用語言」(Universal Grammar)。意思是說，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國家，凡是人都會有一種語法是通用的。當然，每一個國家自己的語法是不同的，但是就基礎上，是有個「通用的語言」。這個語言的研究，與我們今堂要講那個「聖言的降生」，其實是有關的。

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亞里士多德講關於 LOGOS，LOGOS 即是言語。他論及修辭學的時候，指出演說提供的或然式證明分三種由來。這演說的三個部份是好重要的：一個是演講者人格的信譽問題，即是他的「性格」ETHOS，(Credibility/Writer)；另外一個是聽者的「心情」PATHOS (Beliefs/Audience)；最後，亦都有「演說本身」那個內容 LOGOS (Reasons/Text)。雖然他是論及修辭，但是他亦都應用了 logos 這一個說法，那就跟其他的「性格」、「心情」連在一起，作為一個好重要的溝通工具。人類獨自具備言語 logos 的機能，可以表白悲歡、事物的利害，以及正義與否。其他生物憑借聲音只可以表白悲歡，但是就表達不到那個利害正義與否。這個就是亞里士多德將語言如此去分析。

馮洪堡 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

另外一位大師是在十八、十九世紀的馮洪堡。他認為語言、概念及意識彼此是有好密切關係的。因為有言語才有概念，只有透過概念，外在事物才能獲得完整存在的意識。我們所講的每個字是意識中產生的物體形象的複製品，而不是物體本身的複製品。他是比較仔細地去分析我們心中的說話是個複製品，即是我們在意識中產生的物體形象之複製品。但是，由於所有客觀感知都帶有主體性，因此每個人類個體都擁有獨特的世界觀，即是由自己去看那個客觀，所以每個人都有個獨特的世界觀。透過語言，那就變得更像一個人。

個體聲音介於人與物體之間，而語言也介於人與內在和外在的自然之間，他用聲音的世界包圍著自己，以便在自己的內心吸收和處理物體的世界。他有一種說法，大家可以體味一下他的意思：人將語言從自身旋轉出去，然後再將自己旋轉返回到語言中。我們不知道為何是如此的，不過，如果我們想想貓兒一直去追自己條尾巴，就有些少是這樣的情況。那

就是說，你的說話是要拋了出去，然後，那說話本身就引你回去那個說話的環境裡面。試想，我們好多時說話就是這樣的。

卡西爾 Ernst Cassirer (1874-1945)

卡西爾特別著重去看邏各斯 (logos)，而他所理解的 Logos 就是理性。在歷史上，他覺得那位在公元前五世紀的哲學家巴門尼德 Parmenides 改變了世界觀，以前是基於神話世界裡面的看法，他將神話的世界變成了一個以 Logos，以理性去衡量它的存在，即是 Logos 成為了存在的尺度。因為這樣的緣故，卡西爾認為德謨克利特 Democritus 推出了原子作為宇宙最基本的物質的原子世界，推翻所有主觀的和人化的神話思維，亦都認為 Logos 並非是永恆必然的。柏拉圖 Plato 推出了理念的世界，即是世界本身有個理念的世界。我們現在的世界只是一個影子，是在這個理念世界的影子。所以，我們所表達的東西，其實都是影子的東西，而表達不到這個理念世界本身是怎樣的。

榮格 Carl G. Jung (1875-1961)

榮格是一位心理分析的學者。人類及其象徵語言和文字都是人類以表達思想、感情的手段。而榮格認為人類的語言充滿了象徵，所謂象徵就是說話本身是超載的。當一個字或一個意象所隱含的東西超過明顯的和直接的意義時，就具有象徵性。因此，講一些字面本身表達不到的東西，就為之象徵。我們就是不斷有意識地運用象徵的名詞來表示我們無法下定義，或者不能完全理解的概念。那麼，他說人類的語言有好多象徵的，「言外之音」就是這樣的意思。這個象徵有著廣泛的「潛意識」角度。作為一個心理分析學家，他就著重叫它做「潛意識」，而且這個「潛意識」同那個「象徵」除了結合一齊之外，還有人類會潛意識地、本能地以夢的形式創造象徵。有許多事情我們並沒有有意識地注意到。它們曾發生過，但被潛意識所吸收，而沒有被我們有意識地注意到。我們可能對他的分析講法，覺得談論與否都好像沒有什麼的關係。不過，如果我們看到今日那個 AI、今日那個 GPT，其實是同這個講法是好有關係的，尤其是注意力那個問題。稍後，我們都會提一提這個 GPT。

安薩里 Tamim Ansary

真正的語言始於字詞能和其他字詞連接在一起，進而形成無限種類的意義組合。

語言是根據文法和句法串成的詞彙。在真正的語言中，有些字詞的確在世界上的物品或事件有直接關聯，比如：椅子、吃、殺死 —— 其他字詞則沒有這麼有關聯，如：不、盡然、如此。

安薩里舉出好有趣的例子：

A 君說：「我們明天在灣仔一起吃午餐，好嗎？」

B 君回答：「樂意之至。幾點？中午左右？」

他說，所謂明天、午餐、中午，指的是什麼呢？明天、中午、在、幾、左右：這些字詞都不是實質的物件來的，而只存在於和明天與午餐及中午共享的對話中。這兩個人有各自想像的世界，也想像同一個世界。所以明天他們才可以在灣仔那裏一齊食午餐。

他認為在語言的象徵的意義不存在於每個人之內。我們「並未擁有」透過語言傳送給對方的意義，而是「擁有」用來與其他人一起創造意義的語言。

若果我們好主觀地說話，只有自己說，而不聽別人說的；或者是在別人說話的時候，自己卻不聽，那你就要好小心這樣的分析，因為你還以為你的說話是真金白銀地說了出來就算數。其實，不是的，因為你並不擁有這個說話，這個說話只是你同別人談話的時候，大家創造出來的一個意義而已。他說得非常之好，因為人類並不直接活在物質宇宙裡。我們住在透過語言集體創造、共同維持的世界模型中。當我們誕生時，那模型已經存在；長大成人就是獲得和其他人想像相同世界的能力。那時，我們就已經長大成熟了，即是我們可以同別人溝通。

Anastasia Giannakidou

邏各斯 *logos* 是人類心靈的特徵，包含語言、計算和得出邏輯結論的能力，以及形成道德判斷的能力。它負責語言和理性思維，同時也負責人類作為政治動物的本質，以及他們形成道德判斷和辨別是非的能力。它是人類思維、道德和社會繁榮的概念因果先決條件。

人類思維：以少數據集為基礎，以故有原則為指導。

AI：以大量數據集為基礎，但缺乏真相判斷的概念。

Anastasia 是在芝加哥大學研究，究竟那個 ChatGPT 是否會代替了人去講說話呢？她說，那是不能夠的，因為 ChatGPT 不具有人類心智意義上的心智。它缺乏邏各斯 *logos* ——不能夠進行理性和道德的判斷。好可笑地，她的結論是：這個電腦的世界所創造出來的 ChatGPT 不能夠去代替人，因為它不懂得故意的欺騙或誤導人。這個我們可以反省一下的。其實，人的自由，好多時就因為我們能夠去犯罪，那就可以表達出我們的自由。在年輕反叛時期，我們時常都去測試這個原則，就為了證明自己的自由；故意去做一些反叛的事情，去相反那個規則，就是為了表示自己的自由。她的結論就是說，電腦沒有這個自由，所以它不是人。人有自由，那就會犯錯、就會欺騙。

《表達》

講完一堆「言語」的研究者之後，讓我們看看關於用「言語」表達的思想。

僧肇(384—414)

僧肇說：

- 「物不即名而就實，名不即物而履真」- 即事物並不因為以名言指涉某個事物，該事物就成為真實的。而那個名又不會因為它連着一個物件就是真的。所以，名同實大家就要分清楚了。

- 「名實不相應」- 真實的事物不可言說，可言說的事物則不真實。因為名只是個表達，它與真實並不相應的。

- 他又講了好多吊詭語：「有而非有」、「無而非無」、「知即無知，無知即知」所謂「有而非有」，其實當我們說有的時候，我們不是在說有，而是在說並非無。（筆錄者按佛教哲學的思維：有者非真有、雖有而非有）。

- 「無而非無」，當我們在說無的時候，並非真的說無，而是說並非有。（筆錄者按佛教哲學的思維：雖無而非無、無者不虛絕）。

他這樣的講法，就是要我們深思一下，表面上我覺得有就是有，他卻說不是的，當你說有的時候，其實你只是說不是無而已。當你說無的時候，其實又不是在說無，而只是說不是有而已。這些說法，我們是可以作為一個做人的態度去思考的。

朱光潛(1897-1986)

朱光潛認為情感、思想、語言三種活動是互相聯貫的，不能彼此獨立的。

思想想和語言是同時進展，平行一致，不能分離獨立，它們的關係不是先後內外的關係，也不是實質與形式的關係。思想有它的實質，就是意義，也有它的形式，就是邏輯的條理組織。同理，語言的實質是它與思想共有的意義，它的形式是與邏輯相當的文化組織。

情感與語言的關係，並非把在先、在內的實質翻譯為在後、在外的形式，只是以部分代表全體。以極經濟的語言喚起極豐富的意象和情趣就是「含蓄」、「意在言外」和「情溢乎詞」。嚴格地說，凡是藝術的表現都是「象徵」，凡是藝術的象徵都不是代表或翻譯而是暗示，凡是藝術的暗示都是以有限寓無限。

陶淵明(約 465 年-427 年)

陶淵明好清晰地說，他自己搬去好遠的地方去採菊，見到山就感受到山的氣勢，又見到飛鳥。這個如此的處境，想用說話去講都講不出。即是說話不能包含那麼多東西，所以欲辯已忘言，就是人的說話並非那麼強壯，可以完全講出我們所有的處境、我們的感受。

海倫·凱勒 Helen Keller(1880 - 1968)

有關海倫·凱勒，如果大家看過她的故事，應該會好感動的。（海倫·凱勒是一個從小聾盲的女孩）；神父給大家看那個視頻，講述她小時候，有一天，她的老師安妮·蘇利文不斷在她的手裏面做些手勢，再由手勢經那個水的經驗變成了手語，就是用手講的說話，那說話本身是從一個動作來的。當然，我們一般人是從聲音去瞭解說話，而說話是比聲音高好多倍層次的一個事物來的。當她有了這個經驗之後，她說那個活生生的話語喚醒了她的靈魂，給了她光明、希望，讓她自由！她生活的例子，是好值得我們去欣賞的。

朱邦復（1937-）

大家可能不太熟悉朱邦復這個名字，但是大家都會接觸過他的，因為倉頡輸入法是他發明的，而且他好大方地免費給人去使用它。他多才多藝，除了發明倉頡輸入法之外，又去講關於做戲劇的藝術。他講到心靈境界，說：「心，宛似一個神秘的通道，一個奇異點，永遠只有現在這一剎。人必須先覺，覺得人生除了感官刺激之外，尚有更理想的途徑。這時靈才會與心相合，心靈之燈始能燃起。於是奇異點擴大了，過去、現在、未來融為一境，這時人所見所識，只有他所執著追求的念頭，這就是藝術。藝術也是一種『溝通』，而『溝通』則是一種介面，是甲端到乙端中間，是通行無阻的意思。」

《道中道》

以上那班人講關於「表達」，最後有五位人物就講「道中道」。「道中道」，其實是好宗教化的，即是同宗教性有關。

老子（前 571-前 470）

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在此，從我們基督徒的角度看，「故常無，欲以觀其妙」；這個「常無」就是「天父」來的，我要去觀其妙，即是要去領悟「天父」的深奧、祂的美妙。我們看到天父的美妙，尚有那個「常有」，即是「聖子」。祂來到這個世界，是有物質的，那麼，我們是可以看到的。所以，看着這個「常有」，而要觀其徼，即是要去觀察體會祂的限制、祂那個邊界，及祂的有限性在那裏。所以，「聖子降生成人」是給人看到人的有限性；祂還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作為結束，就是好明顯告訴人類要面對的是死亡，但是這死亡就是進入永生的那一步。所以，「聖子」這個「常有」，即是那個「降生成人」帶有人性的，那麼，我們可以觀其徼，見到祂的邊界、祂的限制在那裏。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若果從基督徒的角度講，兩者即是「聖父」和「聖子」的來源相同，但是名稱相異。那麼，「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當然，這個是非常斷章取義，且牽強地套入去的一種講法。但是，它其中的一些微妙的關係，就真的好像「聖父」和「聖子」的關係。這是「道中道」其中一個。

伊拉斯謨 Desiderius Erasmus (c. 1469-1536)

伊拉斯謨是一個天主教的基督徒。他說：

- 「言語是心靈的一面鏡子，表達說話者內心的想法」。
- 「上帝（天主）使用了人類感知所熟悉的話語來傳達神聖真理的知識」。
- 那麼，怎樣傳達呢？就是「上帝（天主）的獨生子為最高思想的話語，讓我們認識神。」。所謂「最高思想的話語」，就是「聖言」。可以說，天主有些說話要同人講，那是怎樣說也說不明白的。所以，唯有派遣祂的聖子、祂本身亦都是天主，來到世界上，用人的說話即人有限的處境去表達，讓我們認識神。但是，這個「子與父是平等的，而存在於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之外」。

蒂利希/田立克 Paul Tillich(1886-1965)

蒂利希是個基督徒，他對於教會究竟是否要講人文主義，而推出這些說話：如果我們相信基督的話，就已經接受了人文主義原則。因為基督降生成人，所以人的東西就是同信仰有關，原因是這信仰認同耶穌為普世話語（universal Logos）的基督，這普世話語就是一切事物的創造性結構。因此，教會不需要避開那個人文主義，因為基督降生成人就已經是最人文的了。

布特曼 (Rudolf Bultmann 1884-1976)

布特曼是一個神學家，他說：

- 「言語」不僅限於個人的自我表達。
- 「言語」是一個事件，即是當我們說話的時候，並非是自言自語，就算是自言自語，其實我們都有個對象，就是在說話者和聽話者之間建立了關係。
- 人類生活的特徵是連續的決定和對新可能性的開放。這個最新可能性的開放，就是用「言語」作為一個渠道，去接收及去放發出去。
- 耶穌是「言語」的傳遞者，祂在「言語」中向人類保證上帝（天主）的寬恕。那麼，為何要特別講上帝的寬恕呢？創世紀已經講了，因為亞當想做神，所以神就罰他要離開那個樂園。其實，耶穌來到這個世界上，就是要帶人去變成神（神聖），表示最終會得到神的寬恕。

Ruth Nanda Anshen (1900 - 2003)

Ruth Nanda 是一位學者，但是她專門將一班學者拼合起來去表達一樣東西，表達那個叫做「收斂」convergence，即是將所有的東西拼合一起。那麼：

- 心靈與物質、大腦與意識的融合，協調了空間、時間與運動。
- 恆星中的原子與人體內的原子相同，作為人、意識和宇宙之間統一的基礎。
- 觀察者與參與者都接受與宇宙的融合。

• 時間和空間是思維方式，而不是存在條件。由於有這樣的想法，因此我們無需要執著於講時間是怎樣的、空間是怎樣的、宇宙創造是怎樣的、時間有沒有永恆，這些都不用說了，因為這些都是人生存的一個思維方式。所以，她認為可以將宗教與科學、理性與情感相互尊重地融合在一起。

她這個講法都是好有宗教意義的。

《上主的話》

首先，「上主的說話」是怎樣的呢？其實，就是上主用人的「言語」，因為人才會說話的。而且「語言」有方言，大家有不同的說法。當我們說「上主的話」的時候，其實是用人的想法加在天主身上。因為講說話本身就是人，而天主藉人的「言語」啟示祂的能力和智慧。祂的話是創造性的也是救贖性的。先知蒙召，就是為了傳達「天主的話」。「天主的言語」要藉助人的言語來到世界，但是祂亦都超越了那個「言語」。人能領受天主超越的「言語」，是基於天主的恩寵，及人對天主的回應。

「天主的言語」在教會中首先是聖經，聖經是「天主聖言」，也包含人對聖言的回應。但天主的言語超越人的言語的限制，也不完全由人來翻譯詮釋。但是除了聖經之外，天主亦都是有講話的；那就是教會的宣講，以及聖神亦都會啟發人，在他們心中講出好多不同的「說話」，那就會超過人的「語言」限制。究竟「天主聖言」如何透過一位宣講者去講出感人的說話、怎樣才可以真正表達「天主的說話」呢？這裏是有差距的，始終我們是用人的「說話」，去講有關天主的事情。所以無論怎樣，我們都離不開是用人的感受、人的方式去表達祂。那麼，天主聖言如何透過一位宣講者實現出來，及人的言語如何才能真實地表達天主的言語，這是神學必須解釋的。

天主說：「有光！」就有了光。（創 1:3）

這裏是講天主的創造力，即是祂的說話本身就有創造能力。當然，我們已經是基督徒，才會接受天主有這個創造的能力。若果我們接受聖經的話，就是相信天主的說話有創造的能力。

上主天主呼喚亞當對他說：「你在那裏？」（創 3:9）

天主叫亞當，因為亞當在創世記的記載，是吃了禁果，所以天主就要去審問他。但是，這裏亦都表達出天主會主動對人講說話。那麼，人生活在世界上，有他的存在、有好多細節。但是天主會在這個人的各種情況當中呼喚他，就好像叫亞當一樣。

上主說：「看，他們都是一個民族，都說一樣的语言。他們如今就開始做這事；以後他們所想做的，就沒有不成功的了。來，我們下去，混亂他們的語言，使他們彼此語言不通。」（創 11:6-7）

聽到這聖經的記載，夏神父就即刻想到 GPT。那就是剛才神父所講的 GPT，即是由 AI 做出來的語言，就是全世界將來都是一樣的語言、都是 ChatGPT，那是否會做出一些非常之古怪的東西呢？這段聖經說，不如我們去混亂他們的語言，使他們不可以溝通。神父說他從聖經瞭解，因為人類的驕傲，認為自己有能力，所以就要建造一座偉大的建築物，去顯示人類的大能，所以天主就要制止人類繼續去表達如此的做法。所以，讀聖經可以看到好多東西、可以做個警惕、可以看到將來的世界是怎樣的。

他的母親給僕役說：「他無論吩咐你們什麼，你們就作什麼。」耶穌向僕役說：「你們把缸灌滿水罷！」（若 2:5,7）

夏神父想表達瑪利亞母親可以對耶穌講說話，然後耶穌亦都會聽她所講得說話去做一些事情。即是「上主的說話」是會因著瑪利亞的要求，而去發出來的。耶穌說：「你們把缸灌滿水罷！」這句話是有能力的，但是祂如此說，就是因為祂的母親對祂的要求。

西滿伯多祿回答說：「主！惟你有永生的話，我們去投奔誰呢（若 6:68）

伯多祿對耶穌講說話，承認耶穌能夠說永生的說話，即是祂的說話能夠帶人進入永生。所以，我們作為在世界生存的人，除了要求永生之外，都會面對死亡的時候，那麼，我們還可以要求什麼呢？那就是伯多祿對耶穌一個要求的講法。其實，這個講法亦都是要求耶穌不要拋棄他，而他是會去跟隨祂的，這是一個承諾，也是一個要求。

耶穌所行的還有許多別的事；假使要一一寫出來，我想所要寫的書，連這世界也容不下。（若 21:25）

若望福音當然是好誇張的，若果他知道今日的世界一個 USB 有 16GB 的話，什麼都可以放入去了。現在還有 1TB、2TB 的硬盤（hard disk），那就什麼都可以完全儲存的。所以，這個世界上是可以容納好多書的。不過，其實若望的意思是說，他可以寫出來的東西只是一部分而已，是寫不完的。即是說，「天主的說話」是寫不盡的。事實上亦都是如此，因為天主向每一個人講說話，而要把祂向每一個人所講的說話都寫出來的話，那又真的是全世界的書都容納不下的，因為實在太多了，有那麼多人，又有那麼多歷史。

路 24:32

他們就彼此說：「當他在路上與我們談話，給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我們的心不是火熱的嗎？」（路 24:32）

當耶穌同他們講說話時，祂是一個陌生者。不過，當他們聽耶穌講說話的時候，心裡面卻是火熱的。即是說，就算是一個陌生者，而當時他們並不知道那是復活了耶穌，但是都有如此的效果。即是說，「天主的說話」未必是要掛著一個名，我是天主、我是教宗、我是什麼的，然後你聽了之後就會有感覺。即是「天主的說話」本身的內容就會令到你火熱，所以不論是誰說的，只要是「天主的說話」就已經有如此的效果。

我若能說人間的語言，和能說天使的語言；但我若沒有愛，我就成了個發聲的鑼，或發響的鈸。（格前 13:1）

神父先前都講過聲音同語言是相差好多的東西。聲音是在空氣裏面的震盪，如發聲的鑼，或發響的鈸。但是，當它變成一個「言語」，那就好不同了，是一個「人間的言語」、「天主的言語」。但是，為保祿宗徒來講，只是懂得超過那個聲音是不足夠的，應該還需要有「愛」的內涵，有如此的關係，才是有用的，否則，我說話都是等於聲音。這就是為何好多思想家包括僧肇，他所講的名與實之分別就是這樣，當然，他所講的是有些哲學性的。如果我們將它拿來這個宗教性去講的話，「名」即是「語言」，而「實」即是「愛」。若果兩者沒有連在一起的話，那個名其實也不是一個「名」，而只是一個聲音而已。

他們驚訝奇怪地說：「怎麼我們每人聽見他們說我們出生地的方言呢？」（宗 2:8）
這個方言，即是一個民族的人大家都會講的說話、大家可以溝通的。那就同我們先前提及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所講的「普世通用語言」（Universal Grammar）是有關係的。即是我們各種不同的方言之中，有沒有一個共通的語法呢？似乎這裏是在說那個共通的語法，當然這裏是聖經，而非是講「語言」的研究。但是，意思是說，不同的方言當中，可以有一個普遍通用的法則，大家都可以瞭解。相信宗徒當時在聖神降臨那一刻，所講的說話並非是透過一個翻譯器，好像人們都拿着手機，有不同的方言就去翻譯自己的說話，而是他們吸收了宗徒們所講的一個普遍性，就瞭解了它的意思。這個普遍性，應該就是 logos，就是「天主的說話」，即是，「天主的說話」是藉著宗徒們的宣講，就每個人都用自己不同的方言、不同的方式去吸收了它。

以下還有好多與「語言」有關的聖經章節給大家參考，夏神父是沒有逐句去解釋的。

「天主在古時，曾多次並以多種方式，對我們的祖先說過話」。（希 1:1）

天主向梅瑟說：「我是自有者。」（出 3:14）

「仁慈的上主！你用你的言語，創作了一切，以你的智慧造了人，使他統治你所造的萬物。」（智 9:1-3）

天主說：我是上主、你的天主，是我領你出了埃及地。（出 20:2）

上主說：「我面對面與他（梅瑟）明明說話，不藉謎語，並讓他望見上主的形像。」（戶 12:5-8）

上主正在我趕羊時提了我來，對我說：你去向我的百姓以色列講預言罷！（亞 7:15）

人呀！我在向你們呼喚，我在對人子發出呼聲。（箴 8:1,4）

這些聖經章節都講出天主自己是怎樣的，天主用甚麼方式去對人講說話。當祂同人講說話的時候，人亦都知道是天主同他講說話。天主亦都好清晰地說，祂隨時會呼喚人，並同他

講說話的。因此，我們不要想着自己一個人，就沒有人同我們講話。天主卻說，我是會同你講說話的。

《降生的聖言》

[神學辭典:聖言]

天主聖言以人的言語進入歷史。聖言進入歷史的頂峰就是耶穌基督。

天主的話和耶穌基督連在一起。耶穌的話帶來救恩。

天主的話和耶穌的話有某種程度的相合性。

耶穌基督是成了血肉的天主聖言，代表救贖的最終能力，祂就是天主的生命

在基督內降生的聖言留駐在教會內，因而宗徒不僅傳布一種教義，他們所宣講的是在基督身上的救恩。

筆錄下來的聖言和口頭的宣講有同樣的權威。

【夏神父：這個「聖言」就是降生成人的耶穌基督，祂是以人的說話進入了歷史，而成為了歷史的頂峯。祂講說話亦都帶來救恩，就是因為祂帶來了天主的生命，這樣的說話就留在教會內，宣講耶穌的救恩。祂所宣講的及筆錄的都有一樣的權威。這就是按照神學辭典所講解的。】

我們再進一步看看趙一舟怎樣去講解「天主的言語」。

聖經神學辭典 - 天主的言語(趙一舟, 1926-2015):

天主聖子是人類歷史的中心：在祂來到以前，人的歷史向着祂的降凡成人而進行；在他來到之後，人類歷史則向着祂最後勝利之日進行。

天主聖言的降臨塵世，一方面，黑暗沒有接待祂，罪惡的世界沒有認識祂，甚至他自己的子民也沒有接待祂：這是以受難作結束的整個福音史。另一方面，也有人「信仰他的名字」：這些人「從祂的滿盈中，領受了恩寵，而且恩寵上加恩寵」，他並給予他們成為天主子女的能力。

聖子向每個人講話，也期待每個人答覆。每個人的永恆命運便繫於各人的答覆。天主之言所引起的難題是：

誰信天主的話，誰認驗聖言並接受他，要藉着他度一個天主兒女的生活；誰拒絕天主的話，誰不承認聖言，要存留在世間之黑暗中，甚至因而被判罪。

【夏神父：這裏講得好清楚，所以沒有甚麼需要補充的，只要大家細心去體味就可以了。】

**

耶穌說：我由我自己不作什麼；我所講論的，都是依照父所教訓我的。（若 8:28-29）
耶穌是聖子，按照聖父的意思，是一個傳遞者。但是，這個傳遞者本身亦都是天主，祂同天主聖父之間就好像先前夏神父對老子的道德經之解釋，有相似的地方。就是祂兩位都是同一樣的，但是有不同的名。所以，耶穌所講的說話，就是天父的說話，不過，祂用的說話是人的說話。

耶穌說：天地要過去，但是我的話，決不會過去。（瑪 24:34-35）
不會過去，即是永存了。世界上所有的東西都是暫時的，而祂的說話卻是永存的，即是永恆的說話、是「天主的說話」，也表示同我們所講的說話是不同的。所以，我們人的說話要去表達「天主的說話」，確實是好難的。

耶穌向門徒說：我給你們所講論的話，就是神，就是生命。（若 6:63）
耶穌作為降生成人的「聖言」，祂所講的說話是人的說話。不過，祂不斷要提醒人，雖然祂是用人的說話去講，但是祂所講論的說話，就是神、就是生命。所以，我們不要讓這說話走了，因為先前神父講過，人的說話是超載的，當中還有好多象徵性的意思，我們是要從人的說話跳到去「天主的說話」那裡。

耶穌用比喻，按照他們所能聽懂的，給他們講道。（谷 4:33）
這是同一個道理，即是說，當「天主的說話」變成了人要接收的訊息之時，是有困難的，所以需要比喻，這是一個好方法。即是說，耶穌所講的只是一個比喻而已，其內容並非是完全包含祂要講的一切，而是超過說話中所要講的。

耶穌對癱子說：起來，拿起你的床，回家去罷！（瑪 9:6）
即是「天主的說話——聖言」降生成人，祂要向人表達祂的說話是有能力的，說了之後是有效果的。那就是用這個方法去表示，也是一直在講那個困難之處；就是「天主的說話」怎樣可以借用人說話，去表達出來。那麼，祂就要用這個方法，去表示祂所講的說話是有能力的，並刺激人去想祂的說話，雖然是人聽得明的說話，但是其實是「天主的說話」。

耶穌說：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釋放。（瑪 18:18）
這是傳授一種權力，即是祂作為天主子、作為天主，是有這個權威，可以將祂的權力傳授給人。所以，祂要表達祂所講的說話那個性質是怎樣的，是有效果的，又可以授權的。

耶穌給門徒說：你們拿去吃罷！這是我的身體。(瑪 26:26)

祂說，這是我的身體，其用意就是讓人拿去吃，那是要留存給人間的。耶穌降生成人之後，取了人的肉軀，然後，人的肉軀以被釘在十字架上來結束那個福音史。所以，祂就留存了這樣的方式去紀念。飲食是人每日都要做的事情，所以祂要表示祂每日都同人間一齊，祂是沒有離開過人間的。

約莫第九時辰，耶穌大聲喊說：「厄里、厄里，肋瑪撒巴黑塔尼！」(瑪 27:46)

「肋瑪撒巴黑塔尼」就是「你為何要捨棄我」。其實，耶穌在十字架上講的，差不多是最後的說話。作為天主聖子、降生成人的聖言，然後在世上講最後的說話，就是「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為何要捨棄我！」這應該是一個好難明的一個表達；祂既然是聖子，怎麼會離開天主呢？天主怎會捨棄祂呢？祂又何須有這樣的恐懼呢？祂降生成人，作為人，祂要以這樣的方式去結束傳遞「天主的說話」的使命，這確實好難理解的。祂生存在人間並非好長的時間，祂又怎能夠將天主所有要講的說話講出來呢？那又真的難怪祂作為一個降生成人的聖子，會在最後的時刻，有這個如此的表達。但是，回想祂是聖子來的，祂怎可以說天父捨棄了祂！所以，我們不要想我們能夠掌握到世界上的什麼，就可以完全瞭解天主所有的奧跡，是不能夠，無可能的。單是耶穌講的這一句說話，就已經被卡住，而不知道怎麼樣去解開它了。因為我們可以從這句說話追問，耶穌究竟是否降生成人的天主子來的？但是，祂真的是如此說了，而祂又不怕講了這句說話，就會貶低了祂作為聖子降生成人那個事實。所以，這個是講不到的奧跡，大家需要記住「肋瑪撒巴黑塔尼」。

《題外話》



夏神父有個書法家的朋友寫了「自在」這兩個字，掛在自己家裏廳中間最顯眼的地方。當然他作為剔除了神聖時代裡面的一位書法家，相信他「自在」的意思就是 **comfortable**。不過，如果將它轉一轉，其實「自在」就算是 **comfortable** 的意思，都可以變成無障礙 **accessibility**。無障礙就當然是「自在」了。不過，我們一般就是以殘障無障礙設施去瞭解這個無障礙的。這個圖講了好多：看不到、不良於行、聽不到、要狗去導航、要坐輪椅、要用手語、要用拐杖、要用凹凸字等等的殘障人士。現在有好多無障礙設施，令到人好無障礙的。其實，無障礙設施應該是為所有人的，意思即是說，作為人是有好多障礙

的。這個世界製造了好多障礙給人，我們成長的文化、我們的歷史、我們的記憶，都給了人好多障礙。我們怎樣可以無障礙呢？神父後來就想到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菩薩：

菩薩 = 覺有情

觀世音菩薩，觀照人間苦情而獲解脫 = 無障礙而自在。

觀世音菩薩：唐玄奘譯為「觀自在菩薩」，見「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第一句。「觀自在菩薩」梵語為「Avalokiteshvara」。

「Avalokita」為「觀」，

「Ishvara」為自在

「觀自在菩薩」意為觀照自身本性皆空而得自在者。

Ishvara

無礙，即自由自在，做任何事均無障礙

佛教的「自在」指解脫後的「生死自在」，不受輪迴、不常煩惱

在西方哲學中，「自在」即「存在本身」- 即「自有者。」“sum id quod sum” 在聖經裏，天主對梅瑟說：「我是自有者」。

那個「自在」，無論是東方的意義或者西方的意義，都可以有宗教的意識。所以，那個「自在」就應該是無障礙，亦都可以有宗教的意義。神父講了那麼多「凡俗與神聖」，其實「自在」兩個字掛在廳裏，也可以有「神聖」的意義的。

題外話之二

「富二代」綜合症

「富二代」出身富裕家庭，享受高水準的生活，容易終日遊手好閒，不務正業，甚至恃勢凌人。

這種「富二代」，我們好多時都會見到的。其實，就算不是真的好富裕，那些現代的「二代」好多都是這樣的。

「富二代」：

其中部分人獲得優質教育成為成功人士。

其中部分前途順利能夠守業。

其中部分人驕奢淫逸、坐吃山空。

夏神父為何要講「富二代」綜合症呢？就是因為講了那麼多堂課之後，尤其是這一堂「聖子降生成人」，將人那個「言語」的神聖點，放在耶穌基督降生成人。神父覺得基督徒好多都是「富二代」來的，尤其是出世就領洗那些，含著金鑰匙出生的人，根本就好多時他得了個答案，但是他沒有提出過問題。他對人生好多的理解沒有提出過問題之前，就已經有好多人給了他個答案。這樣的信仰「富二代」，就是奉旨覺得樣樣的東西都是這樣的，我用不着去找，一切都已經給了我。我是一個天主教徒，我知道耶穌降生成人是什麼，「神聖」都是在祂身上，我用不着去尋找「神聖」，因為我一出世就全部都已經有了。所以，會養成他們好像不知道人間疾苦，聽到他人沒有飯吃，就不明白為何那些人不會選擇吃牛肉粥呢？他們也不知道在「剔除神聖」的時代，去尋找那個「神聖」是那麼困難的。神父說：若果在座有人是對號入座的話，那就好自為之了。

【聲明：此文乃根據夏其龍神父的視頻講學內容所寫的非正式授權之中文筆記。旨在提供給「了解神聖」網上課程的學員學習，並非作公眾傳閱之用。如有錯漏，一切都以夏神父的講座原版為準。】